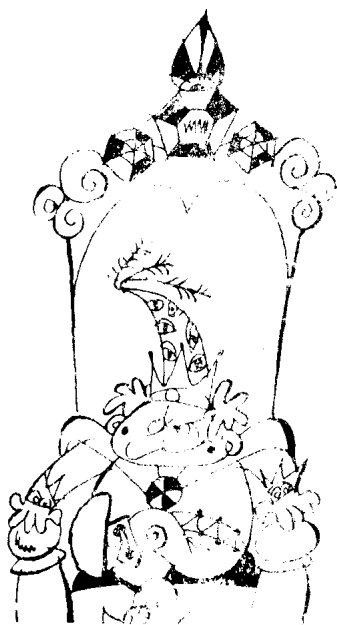


乌尔芬·朱斯和他的木头兵

原著 [苏] 亚·沃尔科夫

翻译 武学善



责任编辑：王公惠

乌尔芬·朱斯和他的木头兵

〔苏〕亚·沃尔科夫 著
武学善 译

*

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7.875 插页² 字数114,000

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7 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280 定价：0.94元

目 录

孤独的木匠.....	1
------------	---

第一部 神奇的粉末

不寻常的植物.....	11
野心勃勃的计划.....	21
木头兵的诞生.....	29
木头兵出征.....	36
回顾过去.....	42
新计谋.....	45
乌鸦卡吉卡尔的故事.....	54
围困绿宝石城.....	57
叛变.....	66
铁樵夫被俘.....	70
绿宝石城的新国王.....	83

第二部 援救朋友们

一封奇怪的信.....	93
-------------	----

穿越沙漠·····	104
黑石的俘虏·····	112
得救·····	116
神奇的葡萄谷·····	120
山路·····	129
未能恪守训令·····	140
会见勇敢的狮子·····	148
解放热翁人·····	153
如何赶走了剑齿虎·····	159
新的不安·····	165
洞中历险·····	169
地下掘矿人的国家·····	179
同稻草人和铁樵夫相见·····	186

第三部 胜 利

东进·····	203
最后通牒·····	207
一个对十一个·····	212
修复铁樵夫·····	217
乌尔芬·朱斯的最后一批木头兵·····	222
胜利·····	227
又戴上了绿眼镜·····	236
尾声·····	246

独狐的木匠

在辽阔无垠的北美洲大陆深处，有一个魔法国。它被浩瀚无际的沙漠和难以逾越的高山所环绕。那儿有心地善良的魔法师，也有凶狠恶毒的女巫；那儿所有的飞禽走兽都会讲话；那儿一年到头全是夏天，在炎炎烈日的照耀下树上结满了珍奇的果实。

魔法国的西南地区居住着热翁人。他们是一些又胆怯又可爱的小人儿，他们当中成年男人的个子还赶不上咱们这里八岁小孩的个子高呢。

凶恶的女巫金格玛曾经统治过热翁人的蓝国。她住在一个阴森昏暗的山洞里，热翁人都不敢靠近山洞。可是，说来也奇怪，就在那些热翁人当中，竟然有一位在离女巫住处不远的地方建造起一座房子。这个人就是乌尔芬·朱斯。

乌尔芬·朱斯可跟自己的那些心地善良的同胞们不一样，他从小就专爱跟人家吵架。他很少跟小朋友们玩耍，而在一起玩的时候，又总是要别人听他的摆

布。这样，一场游戏只要是有他参加，一般就都是以打起架来而告终。

乌尔芬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。科吉达村的一位木匠收下这孩子当徒弟。乌尔芬越长越不合群了，他学成了手艺，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，就狠心地离开了收养他的师傅。可是，好心的师傅却给了他工具和开始工作所必需的一切东西。

乌尔芬成了一个手艺颇高的木匠。他制造桌椅、农具和其他木器。特别令人惊奇的是，他那凶悍乖僻的性情竟然能传给他制作的器具。他造的木叉，谁使就撞谁的肋骨；他做的木锨，谁用就打谁的脑门儿；他制的耙子，谁拿就一个劲儿地绊谁脚，把他绊倒在地。这样一来，就没有人去买乌尔芬制做的木器了。

于是，他便改为制造玩具了。可是，他做出来的小兔、小熊和小鹿一个个都龇牙咧嘴，十分可怕。孩子们只要瞅上一眼就被吓得整夜啼哭不停。没有人买这些玩具，它们堆放在乌尔芬的小贮藏室里，落满了灰尘。

乌尔芬·朱斯气急败坏，丢弃了他的木匠营生，从此再也不到村子里去了。他开始靠种自家的园子生活。

这位孤独的木匠极其仇视自己的同乡，竭力使自己在各方面都与众不同。热翁人都住在天蓝色的圆形

尖顶房子里，房尖上安个大玻璃球。可是，乌尔芬·朱斯却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四方形的房子，涂成深棕色，房顶上装饰着一只山鹰。

热翁人穿的是天蓝色衣服和天蓝色靴子，而乌尔芬·朱斯的衣服和靴子却是绿色的。热翁人戴的是尖顶帽，帽檐很宽，下面缀着银铃。乌尔芬·朱斯讨厌那些银铃，他戴的是一顶无檐帽。软心肠的热翁人动不动就流泪，而在乌尔芬·朱斯的那双忧郁的眼睛里却从来没见过有一滴泪珠。

几年的时间过去了。有一天，乌尔芬·朱斯去找金格玛，请求她收下自己，为她效劳。凶恶的女巫喜出望外。几百年来，还从未有过哪个热翁人自愿前来为她效劳呢。人们只是由于害怕遭受严厉的惩罚才迫不得已地执行她的命令。现在，女巫有了一名言听计从的助手了。金格玛的指示对热翁人越是不利，乌尔芬传达起来就越显得热心。这个闷闷不乐的木匠顶喜欢干的事就是挨个儿走遍蓝国所有的村庄，向居民们征收蛇、老鼠、蛤蟆、水蛭、蜘蛛等等贡品。

热翁人最怕蛇、蜘蛛和水蛭。接到搜集这些东西的命令后，胆怯的小人儿们就大哭起来。他们哭的时候，把帽子摘下来放在地上，为的是不让小银铃发出的叮当声妨碍他们哭泣。可乌尔芬呢，他眼看着同胞们流泪却恶狠狠地大笑不止。过些时候，在指定的某一天，他就带上几只大篮子来收贡品了，然后再把收

上来的东西送到金格玛的山洞里去。金格玛或者把这些收来的东西吃掉，或者在施展魔法的时候使用它们。

有一天，金格玛妄图把她所深恶痛绝的全人类消灭干净，于是就施展魔法，掀起了飓风。她让飓风吹过高山和沙漠去摧毁一切城市和村庄，把人类全部埋葬在城乡的废墟之中。

然而，这样的惨祸并未发生。在魔法国的西北部地区住着一位善良的女魔法师维利娜。她得知了金格玛的险恶用心，消除了飓风的破坏力。维利娜只让飓风在堪萨斯草原上卷起一座小房子。那座小房是一辆取下轮子安放在地上的运货车厢。她命令旋风把这座小房子吹到了热翁国，砸在金格玛头上，把凶恶的女巫砸死了。

当维利娜去看她施展魔法的结果的时候，她诧异地发现小房子里有个小女孩——埃利。在刚刚起风的时候，她跑进小房子去找自己那条心爱的小狗托托什卡，结果连同小房子一起被那阵旋风吹到这儿来了。

维利娜无法把小女孩送回家去，便劝她到魔法国的中心绿宝石城去求援。关于绿宝石城的统治者——伟大而可怕的古德文，有各种各样的传闻。据说，向大地降一场火雨或使各家各户生满老鼠和癞蛤蟆，对于古德文来说，实在是不费吹灰之力。因此，每当人们谈起古德文的时候，总是悄声低语，同时还不不停地

左顾右盼，深怕稍不留神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得罪了那位魔法师。

埃利听从了善良的维利娜的劝告，动身去找古德文，希望这位魔法师不象人们传说的那样可怕，指望他能够帮助她回到堪萨斯去。

小女孩没看见过忧郁的木匠乌尔芬·朱斯。在她的小房子砸死金格玛那天，乌尔芬不在女巫身边，到蓝国的边远地区为她办事去了。听到女巫的死讯，他既悲又喜。令他颇感惋惜的是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，不过，现在他打算利用一下女巫的财富和权力。

山洞的周围荒无人烟。埃利和托托什卡到绿宝石城去了。

朱斯本想搬进山洞去住，宣布自己是金格玛的继承人和蓝国的统治者。要知道，怯懦的热翁人是不会提出异议的。

可是，山洞被烟熏得黑乎乎的，一束束熏制的老鼠垂吊在钉子上，天棚上吊着一条大鳄鱼，还有其他一些施魔法用的东西。这山洞又潮湿又阴森，乌尔芬看了不寒而栗。

“在这个坟墓里过日子？”他喃喃地说，“谢谢，我才不干呢……”

乌尔芬寻找起银鞋来，他知道金格玛最珍惜的就是那双银鞋。然而，他找遍了整个山洞也没见到银鞋的影子。



“哈，哈，哈！”高高的竿子顶上传来一阵嘲笑声，乌尔芬打了个哆嗦。

猫头鹰的一双圆眼睛在昏暗的山洞里闪着黄色的光，居高临下地瞪着他。

“是你吗，古阿莫？”

“我不叫古阿莫，我叫古阿莫科拉托金特！”猫头鹰挑剔地说。

“别的猫头鹰都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都飞掉了。”

“你怎么留下了呢？”

“我在森林里有什么可干的事情呢？象普通的猫头鹰那样去捉鸟儿吗？呸，我才不干呢……我太老了，也太有才智了，不能忙忙活活地去干那种事儿。”

朱斯的头脑里闪现出一个鬼主意。

“你听着，古阿莫……”猫头鹰不吭声。“古阿莫科……”仍旧是沉默。“古阿莫科拉托金特！”

“我在听着呢，”猫头鹰答道。

“愿意住在我那儿吗？我给你老鼠和嫩嫩的小鸟吃。”

“当然不会是白白地给我，对吗？”聪明的鸟儿嘟哝着问道。

“人们看见你在服侍我，就会把我当成魔法师了。”

“想得倒不错，”猫头鹰说。“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就算是我服侍你的开始吧。你要找银鞋，那是白费力气。银鞋被一只我叫不出名字的小野兽叼走了。”

猫头鹰审视了乌尔芬片刻，问道：

“那么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蛤蟆和水蛭呢？”

“什么?! ”乌尔芬很吃惊。“为什么要吃水蛭？”

“因为这是恶巫师通常必吃的东西。你还记得吗？金格玛最爱吃的就是老鼠和水蛭。”

乌尔芬想起来了，他打了个寒噤。老巫婆的食物最使他恶心。每当金格玛吃饭的时候，他总是找个借口离开山洞。

“我说，古阿莫科……古阿莫科拉托金特，”他结结巴巴地说，“不吃不行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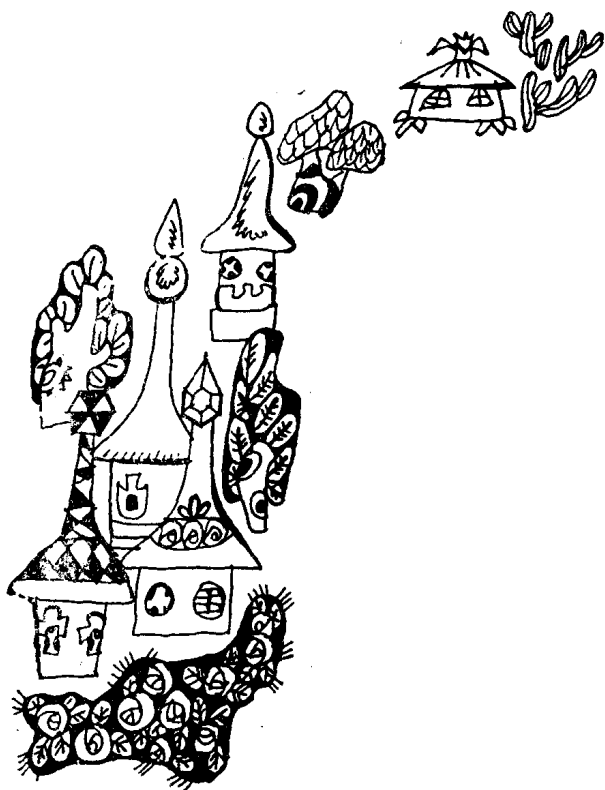
“反正我告诉你了，吃不吃由你。”猫头鹰冷冷地说了一句，就不做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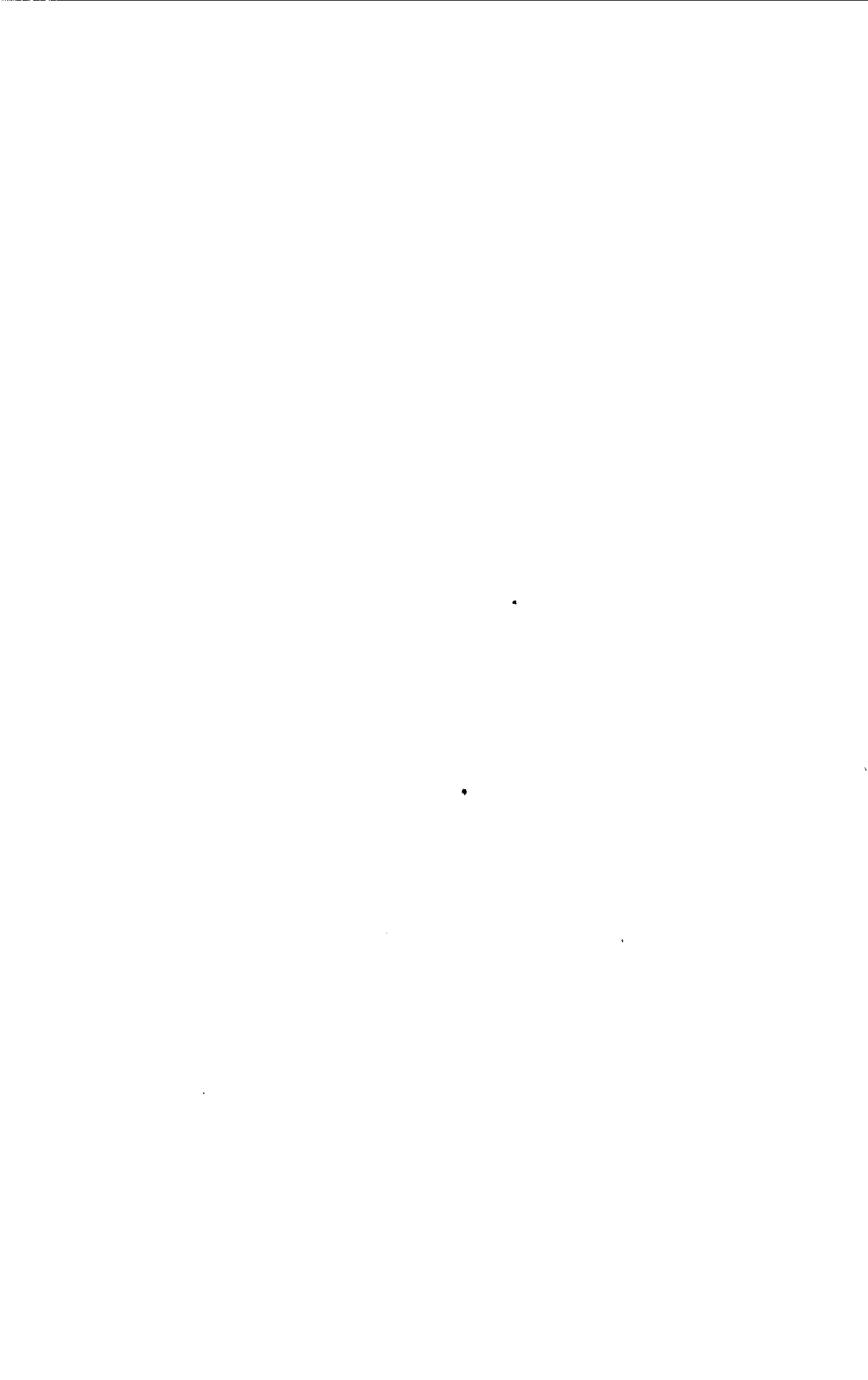
乌尔芬叹着气收拾了几件女巫的遗物，把猫头鹰架在肩膀上，走回家去。

迎面走来的热翁人看见郁郁寡欢的乌尔芬，便都惊恐地躲到一边去。

乌尔芬回到自己家里，从此他就跟猫头鹰住在一起了。他不跟任何人见面，不喜欢任何人，也没有人喜欢他。

第一部 神奇的粉末





不寻常的植物

一天傍晚刮起了暴风。热翁人都以为这风是凶狠的乌尔芬·朱斯掀起来的。他们惧怕得缩成一团儿，等着他们的房屋马上被风吹倒。可是，这种灾祸并未发生。

第二天早晨，乌尔芬·朱斯起床后去查看菜园时发现，在生菜畦里有几棵与众不同的鲜绿鲜绿的小苗。看来，是那场大风把它们的种子吹进菜园里来的。可是，从哪儿吹来的呢？这一直是个谜。

“我刚刚拔过草啊，”乌尔芬·朱斯唠唠叨叨地说，“一转眼又长出这么些杂草来。好吧，你们等着，晚上我再来收拾你们！”

说完，乌尔芬就动身到树林里去了。他在那里下了几个捉野兽的套子，呆了一整天。他背着古阿莫偷偷地带来一口小锅和一点儿油，炸了一只挺肥的野兔，心满意足地饱餐了一顿。

回到家里，朱斯惊异得大叫起来。原来，生菜畦

里那种鲜绿色的植物已经长得有一人高了。那植物长得很粗壮，椭圆形的叶子十分肥厚。

“啊，原来如此！”乌尔芬喊道。“这些杂草倒是没有耽误时间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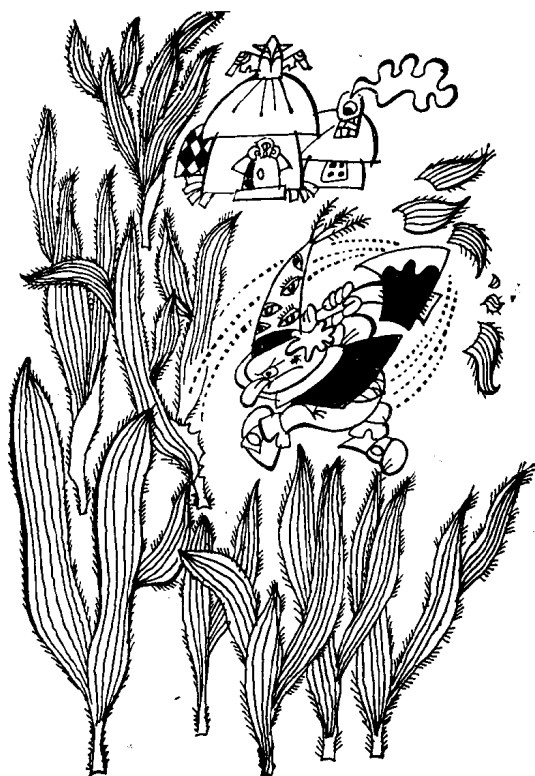
他走到生菜畦边，抓住一棵想连根拔

起，可是拔不动。那棵草纹丝儿不动，而长在草茎和草叶上的小尖刺儿却扎了乌尔芬·朱斯一手。

乌尔芬气坏了，他拔出扎在手上的刺儿，戴上一副皮手套，又拔起来。可是，他没有那么多力气。于是，拿来一把斧子，齐根儿砍了起来。

咔嚓，咔嚓，咔嚓，斧子砍断了汁液丰富的草茎，草一棵棵都倒在地上了。

“对了，对了，这就对了！”乌尔芬·朱斯得意洋洋地说。他对付这些杂草就如同跟活的敌人作战一



样。

当这场战斗结束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乌尔芬累得精疲力尽，睡觉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走到台阶上，诧异得连头发都倒竖了起来。

在留有这种无名杂草根儿的生菜畦里，在木匠堆放砍倒的杂草的那条平坦的小径上，到处都长满了那种生着鲜绿色肥厚叶子的杂草，长得又高又密，象一堵墙。

“啊，你们原来是这样！”乌尔芬·朱斯恶狠狠地大吼一声，立即投身到一场新的战斗中去了。

这位木匠把砍下的草茎和挖出的草根放到劈木柴的垫墩上，全都剁成了碎段儿。

菜园尽头的树墙外边是一片荒地，乌尔芬·朱斯把剁得稀烂的杂草全都弄到了那里，并气急败坏地把它扬得到处都是。

整整干了一天，终于把侵犯菜园的杂草清除干净，疲惫不堪的乌尔芬·朱斯才回去休息。他睡得很不安稳，老是作恶梦。他梦见那些无名杂草包围了他，一个劲儿地用尖刺儿扎他。

他在天亮时起床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荒地上出现了什么情况。他刚刚打开菜园的门就轻声呻吟起来，无力地瘫倒在地上。眼前的景象把他吓坏了。这些不知名的植物生命力极强。那片本来寸草不生的贫